

海峽對話二：兩岸三地邊緣性／別運動

時間：2009年12月6日

地點：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 蘋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引言人：趙建剛 昆明「跨越中國」

高旭寬 台灣 TG 蝶園

十 夜 台灣皮繩愉虐邦

Leo 香港午夜藍男性性工作者組織

君 竺 台灣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喀 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大 汗 台灣兒少法 29 條研究會

王顯中 台灣 All My GAY!!!

王蘋：海峽對話第二場即將開始，台上都是目前兩岸三地邊緣性／別運動現場的工作者，他們有很多東西要跟各位分享。因為時間有限，我們就請引言人發言之前自我介紹一下，那我們就歡迎第一位，趙建剛。

中國大陸跨性別人群概況

趙建剛：大家好，我是趙建剛，我來自昆明，我的藝名以前叫趙雅芝，在豔照門事件之後，改成趙飛燕。特別感謝何春蕤老師在跨性別理論這個領域推動的概念，也非常榮幸這次得到邀請，能夠代表大陸的跨性別發出聲音，做個亮相。我是昆明也是中國大陸唯一的一個跨性別組織叫做「跨越中國」Trans-China的發起人，同時我也是國際同性戀聯合會亞洲分部的理事。關於跨性別的定義，在台灣這邊大家都很清楚明確，所以我就跳過這些不講，但是還是希望大陸來的幾位學者多給予一些關注。跨性別這個概念涉及的是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同時又糾結著性傾向，照英文transgender這個寬闊的翻譯來說，有很多分類，但是拿這個概念去套大陸的這些朋友，他們不一定會認同跨性別這個

概念。雖然我們聯合很多愛滋病的組織、同性戀、拉拉的組織，還有其它的人權組織在推廣這個概念，但是大陸朋友的自我認同還是會在網絡上自稱是TS或是CD，我相信台灣這邊的朋友也很清楚這些意思。演藝圈裡沒有做隆胸或變性的，一般會稱自己是「反串」；有隆胸的演員會稱自己是「人妖」，雖然人妖不是一個太好的詞，甚至是污名、歧視性的詞，但是在圈子裡確實是這樣稱呼的，至於將來怎麼反歧視、推展這個工作，我們再討論商榷。媒體、大眾多半是說人妖，友好一點的說變性人；但是在人權和愛滋病宣導的這塊領域，我們就特別倡導使用「跨性別」這個名詞。跨性別的組織和社會結構，大致上以虛擬社群為聚集點，例如網站、論壇、貼吧、聊天室、QQ等。在同類的圈子裡也以結拜的姊妹、師徒、母女等等關係來互動，不少朋友在酒吧、演藝吧、甚至海南興隆的人妖劇場工作。在同志圈或者MSM男男性行為者人群裡面，對跨性別的態度也是不太友好的。特別要說明的是，在大陸，女變男的跨性別幾乎看不見、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看不到他們的形象。

那些希望變性的TS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費用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曾經有兩位朋友非常有商業智慧，他們利用媒體來炒作，背著「我要變性，要做女人」的牌子在鬧區宣傳，結果爭取到某家醫院免費給他們做變性手術，但同時他們也要做為這家醫院免費的代言人，為他們做廣告。跨性別者，尤其是TS，面臨的問題首先就是荷爾蒙治療，他們只能從朋友、街頭或者互聯網上獲得，在藥物安全和風險上都沒有保障，也需要更多的支援；例如從被認定是GID性別認同障礙，到性別再賦手術，費用當然是問題，但是可及性、質量、和安全，也都還得不到很大的保障。在大陸，變性人可以結婚、領養孩子，但是他們也面臨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愛滋病和性病。大陸最近通過變性手術技術管理規範，但是這個規範僅僅是針對變性慾者，對其他介於雌雄身份之間的跨性別並沒有涵蓋，也就是其他跨性別的社會角色的尷尬地位，法律地

位的不確定仍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跨性別的工作選擇範圍相當狹窄，通常是演藝、美容美髮、和性工作。偶爾有一兩則對變性人成功的報導，但那些也是比較刻板化的印象，結果就變成兩個極端，要嘛是性工作加跨性別，要嘛是愛滋病感染者，甚至還有注射吸毒的刻板污名化的說法。

估計大約有兩萬多名跨性別在做性工作，這個兩萬多的數據是估計的，是根據中國有多少省份，以省分城數大約200人來估算的。大部份是站街的，身份暴露後往往受到客戶的暴力，去年在大連，一個跨性別身份的工作者被發現身份後就被殺掉了，今年昆明也有一個跨性別的性工作者因為敲詐勒索別人而被殺。同時他們也是非常弱勢的一個族群，做性工作在大陸是不合法，備受黑幫甚至便衣的敲詐和騷擾，被任意居留和逮捕，完全沒有隱私，每當有報導的時候，都是非常污名化、聳人聽聞的。我有一個昆明的朋友，他希望在這個社會上做為一個跨性別，能像小鳥一樣高飛在天空裡，像魚一樣自由的游在寬闊的大海裡，但是他後來就被涉嫌從事性工作，然後給抓捕了，在看守所裡待了6個月。在看守所裡，因為只用生殖器區別男性女性，有一些隆了胸的跨性別仍然被放到男監裡，也就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風險，一旦裡邊發生了暴力，隆胸的這些跨性別朋友有可能被性侵犯、被打，有可能造成填充物破裂，甚至產生生命危險。中國政府對人妖的表演所持的態度是絕對的禁止，但實際上，泰國來的跨性別演員和中國本土的跨性別演員都還是必須謀生活的。

跨性別的低就業率，居無定所，使他們也沒有社會保障，沒有組織，只能靠少數網絡聯繫。我們現在在各個層面傾聽他們的聲音、需求、面臨什麼樣困難，也對一些法律框架進行調研，然後在各層面進行倡導，提升跨性別的自我意識，也利用各種不同層面的機會展示跨性別的形象和聲音。謝謝。

王蘋：好，第二位引言人要從台灣的經驗來談跨性別運動，我們歡迎高旭寬。

台灣跨性別運動的發展

高旭寬：我是台灣TG蝶園的高旭寬。一般人想像的跨性別運動大概就是爭取變性人變性的權益，台灣的跨性別族群也的確有一部份是從醫療管道聚集的。距今大概13、14年前，醫學界的外科發展變性手術，精神科也幫忙述說一段變性的人生故事，建立現在大家比較知道的「性別認同障礙」，而主體可望因著改變身體，回復常態，身心趨近於正常，男女困擾就能解決。

然而上述的眼光依然是性別二分的，它排除了不願意或無能力向性別兩端靠攏的人；另外一方面，變性醫療的侷限，比方說，術前評估嚴格、手術昂貴複雜、併發症很多、不平等的醫病關係等等，都催促著變性主體覺醒，爭取比較友善的醫療服務，或者反思性別實際上在生活的操作和展演，摸索其他生存的可能空間。比如說，不做陰莖手術的女變男研發站著尿尿又容易清洗的工具，我們就有朋友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而且已經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也有很多男跨女先存了錢做臉部美容手術，打造外表，也就是改變他的身段舉止和聲音表情，讓他在生活中可以實踐他想要的女性性別角色，最後的性徵手術也就是所謂的變性手術可能只是換身份的手段而已，不再是性別的全部。主體逐漸獲得力量詮釋自己的性別故事或慾望，不過這些因現實局限而妥協的說法，還是反映出性別曖昧不明的主體沒有語言發聲的窘境。

在台灣TG蝶園出現之前很多年，就有另外一個跨性別社群的集結，它是由幾位中年已婚的男跨女組成。他們租了一間公寓在三重，平常是用男裝生活，到了週末就聚集到公寓來化妝打扮，其中有些人自認為是扮裝者，cross-dresser，有些人則認為自己的生涯已經不容許其他選擇了，比如說他可能會說，「我如果再年輕個10、20歲的話，可能會去

變性或是什麼，但是現在已經不容許，只能在假日偷一點時間做自己，就是放鬆一下」。網路使人得以串連，團體開始混合，2000年就在中央大學辦的四性研討會上，聯繫上性／別研究室和性別人權協會，開始兩個月一次到現在都沒有間斷的聚會。

跨性別的運動性，其實是從主體的生活經驗和社會事件當中摸索出來的。比如說，我記得在2001年左右，警察還能夠隨意臨檢，跨性別朋友也會在海關出關的時候被攔下來檢查，因為警方將扮裝犯罪化，把他視為有犯罪意圖。大家可能還記得幾年前藝人陳俊生的扮裝事件，他打扮成女生的樣子，就被京華城購物中心的駐警追逐，覺得他有犯罪意圖。或是說，你一個男跨女的男生，打扮成女生的樣子，可是身份證上的照片或身份證件上的性別身份還是個男的，臨檢的時候常會被當成有犯罪嫌疑。以前在身份證上的照片還必須符合性別期待，這方面荒謬的事情也發生過，我們甚至有朋友為了換新身份證和辦護照，被迫把自己的眉毛畫粗，加上鬚角、鬍子，去拍一張看起來像男生的照片，才可以用在身份證件上。還有媒體大肆報導FTM女變男的黑道大哥應該關在男監還是女監，他們討論這件事情，完全不討論這個黑道大哥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完全在討論性別的方面。這也連結到了讓跨性別朋友感到痛苦的廁所、學校、公司的宿舍等等，突顯性別二分造成了跨性別主體的困窘。

跨性別朋友的外表如果和原生性別身份不同、不符合，很容易在職場上或校園中被排擠或找不到工作。想去酒店工作或是搞性交易，就會被警察抓，因為台灣的性工作現在還不合法；回到家裡也沒有私密空間可以打扮，比方說父母親可能會把你的女生衣物飾品丟掉，或是說，翻到你這些東西，然後責罵你。如果已經結了婚，有了太太孩子的，更沒有私密空間可以打扮。在情感和情慾的需求上，跨性別主體身體的曖昧與性感，擠不進同性戀和異性戀的概念之中，目前為止，求偶跟打

砲的市場很小，很讓人苦悶，偶爾還會看到新聞事件中，情侶上床之後才發現對方是個男的，就羞辱他。相較之下，變性反而是一條比較不挑戰男女二分的路。

雖然台灣的跨性別社群沒有發揚這個桀敖不馴的山寨精神，但是挪用各種資源以利生存是有的。比如說，把性別認同障礙的人生故事倒背如流，無論是不是要做變性手術，都到精神科醫師那邊進行評估，弄一張診斷證明當護身符，隨身攜帶以保平安。一來，那個專家鑑定的文件可以跟親朋好友、同事家人解釋自己的性別異狀；第二，可以免役，就是不用當兵；第三，如果遇到臨檢、海關、或是上女廁的時候，可以證明自己沒有犯罪意圖。然而面對跨性別被病理化，也有一些隱憂，比如說，保險公司會拒絕承保跨性別的醫療險，因為沒有辦法評估風險。或是那些不願意在生理或心理上完全跨越到另一個性別的跨性別者，就沒有自由選擇打造身體的空間和資源，比如說，改變身份的規範標準，大家意見就不太一樣，比較早之前是覺得你要做完整套的變性手術才可以改身份，現在則有很多人認為做完一階手術就應該可以換身份。變性手術健保給付也是有爭議的，健保給付因為資源有限，審查的標準必定會很嚴格，一旦嚴格，就會影響到一些不想要做完整套手術、或者不那麼符合典型形象的跨性別者，他們就沒辦法申請到資源。病理化的論述和思想也普及到了校園，比如說，我們就曾經發生過中學女生不想穿裙子去學校上課，學校就要求她去看精神科，以便取得性別認同障礙的證明，才可以穿長褲上學。這種詭異的事情就發生了。

跨性別的運動意識交雜在群體的需求和個人的需求當中，但是矛盾衝突也慢慢浮現。蝶園組織到今天大約9年，最大的功能依然是為跨性別的朋友認識、互相取暖、交換資訊的場合。2008年8月，跨性別諮詢專線開線以來，最大宗的需求也是認識朋友，由此可見，TG朋友非常缺乏交友管道和機會。大陸的女變男其實是有的，因為我在接跨性別熱

線電話時，就曾經接到兩通從大陸打來，女變男的朋友打來問變性資訊。網路的發達只紓解了一部份的交友需求，但是大部份是零落的聚集，一來是網路薄弱的信任關係和曝光壓力，挑戰著跨性別主體彼此靠近的渴望，不過另外一大部份原因是跨性別的多樣性，讓TG朋友在尋求支持的過程中覺得不安。比如說，追求融入二元性別制度的變性人，有一部份希望隱藏，低調，隱藏原本的性別性徵、過去的身份；但是對於性別特質又男又女的跨性別來說，需求就不大一樣。曾經就發生過雙方彼此看不順眼，想要隱藏的人會覺得，你造成我的曝光；努力用清新健康形象爭取被眾人接受的跨性別者，經常排斥性工作，或是扮裝跟情慾連結的跨性別表現。如果有人把自己的慾照，也就是扮裝跟情慾結合的照片，放在部落格上，就會被很多人罵，說你這是敗壞跨性別形象的表現。跨性別者僅僅只能追求生存的正當性，但是建立自信和認同的語言卻相當薄弱，向主流靠攏的時候經常出現內部的排擠。

我自己是女變男，上述的運動觀察和發展必定有我個人的視野和侷限性，社會環境的轉變和其他運動團體的發展，都是促成台灣跨性別社群誕生的力量。比如說，早在蝶園出現之前，中央性／別研究室和性別人權協會就致力於多元性別論述，打開性別氣質流動的空間，他們談過女性陽剛、女同志T、CCgay，重新談論電影《男孩別哭》中的女跨男變性主體，因為先準備好了這些土壤，台灣本土的跨性別意識才得以發展。我很清楚記得在2003年至2006年這段時間，中央性／別研究室和性權會一連串介紹國外跨性別運動人士來台，出版書籍，帶著我敘說自己的故事，這些學習一方面是運動意識的啟蒙和培力，也是認識自己的開始，這一切都是在我完全變性之後才發生的。

廣義而多元包羅萬象的跨性別意識，確實有助於改善台灣跨性別者的處境。例如，抗議身份證上的照片應該符合本人的面貌，而不是原生的性別身份；推廣校園多元性別平等教育，例如不強制女生要穿裙

子，容許男跨女在學校穿女生制服上學之類的；要求毒品勒戒所考量跨性別者的性別需求，給予他單人的空間；與跨性別家屬溝通，讓逝者穿他喜歡的性別衣服入殮，使用他自己取的性別名字。另外，2008年內政部終於同意女變男只要完成部份的手術就可以更換身份，同年，在同志諮詢熱線的協助之下，我們合辦了跨性別諮詢專線。藉由其他團體拋出的議題，我們也注意到了跨性別性工作者的處境，開始關心青少年和兒童的跨性別者，和老年的跨性別者。以後運動要怎麼走，我們還在摸索之中，謝謝。

王蘋：謝謝高旭寬。下面請SM團體皮繩愉虐邦的十夜女王。

情慾遊戲的身體 需要社運打開空間

十夜：大家好，我是台灣SM團體「皮繩愉虐邦」的成員，我今天主要想講兩點，一方面想回應常常在社運中會看到的「悶」，就是目標遙遙無期、很沉重、不知道自己怎麼繼續下去的那種沒動力的狀態，當然這個部份我目前是沒有答案的。另一方面，我想講的是為什麼我要運動，運動之於我是什麼東西。社運對我的影響是由上往下的，可是我為什麼要運動卻是由下往上的，所以我相信找到為什麼我要運動的原因，也許可以幫助我釐清要怎樣才可以讓運動生生不息。

那麼為什麼我要運動呢？首先我要先回到我身體的狀況。這陣子我察覺我身體有些變化，特別是我的陰道，我突然對柱狀物有感覺，意思是說，相對於很多女同志的陰道對於手指的準度跟力道很敏感，對柱狀物相對是沒有感覺的，可是我最近突然就覺得柱狀物還不錯，然後肛門也變得有感覺的了。我就覺得怎麼那麼妙！我那時候是想，就持續做大腸鏡，先捅一捅好了，可能會比較不痛，因為聽說很痛嘛，結果呢，當然是天真的，還是很痛〈眾笑〉，可是就突然發現，我的肛門有感覺耶。我要說的是，我之前是有肛交過，可是就是沒感覺，然後我就覺得好奇怪喔，為什麼現在會有感覺？再來就是，我開始感覺到「痛」，我身體開

始意識到「痛」這個東西是會爽的。

接下來，我會從這三件事情講回為什麼我要運動。陰道跟肛門是我在認識現在這個女朋友之前就已經發現的。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因為皮繩愉虐邦提供了一個安全、安心、可以試探的空間，甚至我覺得它是有產能的場域，或者是我自己一直在裡面的實踐、反思、身體的思考什麼的，所以經過時間漸漸的積累，我才能慢慢鬆動，慢慢達到現在這個狀態。那為什麼是痛呢？為什麼痛有快感？那是因為我現在這個女朋友很喜歡痛，我其實遇到很多喜歡被打的，可是我不理解他們。我常去上課，很會講，可是我自己不知道，因為我沒有辦法理解，我要是被咬，就會冷掉，所以我就覺得不能理解。可是我知道痛快，譬如說，坐雲霄飛車、吃麻辣火鍋那種是我能夠了解的，可是真的痛和快連在一起，那是我後來認識這個女朋友，因為她就是很爽，就是很喜歡痛，很喜歡被我咬。我問她為什麼？我不懂，她說就是那樣子啊，可是後來好像真的是那樣，她真的就是舒服的啊，而且她其實不在意痛，我覺得那很重要，也是回到關係的一個安心感。然後我就想說，我也試試看，結果發現其實還不錯嘛，我發現那個痛一點都不神秘，被咬的那個痛一點都不神秘，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呢？其實我覺得，在我跟她的關係裡面學到了一件事，就是——不要在意那個痛。其實那個痛根本沒什麼。當然，注意安全是前提，安全、理智、知情同意，就是玩SM要注意的三個東西。

所以，回到關係和對象，那個安心的自在，我覺得讓我的身體有感覺的主要的東西是——我「相信」我身體有感覺。懂嗎？你要相信你的肛門會有感覺，才會有感覺；你要相信你的陰道對柱狀體有感覺，你才會有感覺。這不是一個突然就可以的事情，它是一個慢慢鬆動的過程。我開始想，為什麼相信很重要？可是這個問題真正的問法應該是，為什麼去相信我的身體會有感覺？我覺得，我有個人生命經歷的一個理

由，就是我覺得我跟我的身體很疏離，因為我一直不相信我的身體有快感，然後我一直往回想，會有一個隱約的結論，開始往回想，我才發現，社會現在的性文本、性材料、性知識都在告訴你，兩個東西很重要，一個是快感、一個是高潮。然後我一直覺得高潮是很難投入的事情，你一直在想高潮在哪裡在哪裡，根本很難投入。這是我自己親身經歷，一直想，趕快趕快，快感在哪裡？然後要不是等不到，就是你只會感覺到焦慮，沒有別的，就是阻撓。我覺得那個困難已經不是我自己個人的生命經歷導致的，我覺得那是社會上的困難，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社會上的性文本、性知識、性材料就是說高潮跟快感，好像這兩個東西只要用對方法就會有了。或者，如果還是沒有，那可能是你有點問題，你可能沒有G點；有人說，沒有G點這個說法是為了怕某些人沒有快感的焦慮所製造的，我不知道，我覺得很有趣。

很久很久以前，婦女運動說我要性高潮、我要性快感，我覺得現在要更細緻的提出兩點，一個是——不高潮才好玩〈笑〉對嘛，你就一直玩、一直玩嘛，然後你不要焦慮高潮，那個東西要是真的沒有，就靠玩具嘛，這樣，那個高潮變得不重要，重點是過程。第二點是——你要快感，但是不能只追求快感，而是要面向快感，但是要帶著其他一些東西。譬如說好玩、遊戲、激情、氛圍、角色，坊間有很多很多的這種性工具書，大家可以去用。我覺得在用那些性的工具書也一樣，你不能一直想著快感在哪裡，有時候好玩的東西根本不是那個快感在哪裡，是那個整個好玩的地方，就是氛圍嘛。我覺得可以達到這些好玩的東西，就是我身體的翻轉：肛門有感覺了、陰道有感覺了、對痛有感覺了。我覺得身體的關係不只是那個快感，我覺得不高潮才好玩，這個東西是跟你的伴侶有溝通的嘛，因為其實對方沒有快感高潮也是會焦慮的。我就會跟我的伴侶約定（其實是她跟我講的，因為我會焦慮），就是快感是會一直來的，是要一直想起、一直練習的，她就說，你不要在意我有沒有

高潮，我們就來玩不在意的東西，反而就真的好好玩〈笑〉。所以我覺得除了身體關係以外，很重要的東西是「遊戲」。因為遊戲這東西是要很有力氣跟創造力的，而且我覺得遊戲也可以翻轉過來創造力氣和創造力，所以要能創造遊戲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對自己很「誠實」，這是很難的。我舉個例子，我其實是一個身體很開放的人，被人家摸一把，我覺得不會怎樣，之前上一個公司的同事知道我是女王，因為我離職，隔天上新聞，被他們發現，他們就找我回去鞭打他們。大家都很爽很開心，其中一個老闆的態度就是亢奮到我覺得不舒服，讓我覺得那是性騷擾〈眾笑〉。可是你要知道的是，辨識這個性騷擾是不容易的，主流性騷擾論述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我要說的是，對自己誠實、對自己反思，有時候政治正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要對自己誠實。

回到我做運動的原因，其實我還沒有完整的解答，可是我有一點很確定的是，我的探索還沒有結束；而且我發現，從「關係」那個層面來說，我的身體跟其他人的身體、在座各位的身體是有牽連的共同體。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需要一個女朋友，才能對我造成一個安心的關係，我才能安心的嘗試。那整個社會也一樣，我媽媽的性關係當然會影響到我，無庸置疑的，她對性的看法也會影響到我，所以我覺得身體跟所有人的身體是牽連的共同體，也只有努力讓社會上的其他人都可以跟自己的身體有比較和諧的相處，比如說不要這樣疏離，那我才有機會跟契機讓自己的身體更爽。這是我運動的理由。

還有一個我自己很有興趣的事情，我剛剛一連串的自我探索，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就是當你回到自己身體時候，會是很有創造力的，就是你會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謝謝。

王蘋：謝謝十夜女王，好，我們歡迎香港男性性工作者組織午夜藍的Leo。

奇幻而燦爛的男性／跨性別賣淫世界

Leo：大家好。今天我不會跟大家詳細講賣淫的性工作者面對什麼樣的情況、怎麼樣的困難，反正我們面對的情況就是那樣。其實做賣淫的工作也好，做賣淫的支援工作也好，都是非常艱難的道路，但是從開始做男性性工作者這一塊的工作以來，我其實不斷被教育、被教訓、被革命，但是我從中得到很大的能量力量，讓我一直堅持下去。特別是最近在跨性別的賣淫群裡面，我們叫做「人妖」，我喜歡叫人妖，因為人妖給我的感覺是很有味道的，很鹹、很辣、什麼味道都有，就是跨性別太乾淨了，像一杯水，我不喜歡這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幾年看見一些在這個奇幻而燦爛的男性或跨性別賣淫群裡出來的現象，因為只有十分鐘發言時間，分享不出來，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一點，最好的途徑是去賣或去嫖〈眾笑〉，這樣就會更加實在一點了。

我簡單講，午夜藍原來是香港紫藤的男性性工作的的工作組，2005年開始，第二年就註冊為獨立的社團，服務的對象就是香港、深圳的男性人妖的性工作者。現在講講這幾年以來給我很大力量、支撐我下去的一些事情。對我自己來說，很大的得力就是觀察到賣淫的人群裡面，被動也好，主動也好，慢慢的建立呈現了一個性愛多元很淫蕩的空間。「淫蕩」也是我很喜歡的事情，剛才我就覺得十夜女王好淫蕩，好喜歡喔〈眾笑〉。

我要講兩種性服務，先講第一個。最近兩年我們在深圳的「妖客」，就是喜歡人妖的客人，好可愛，他要找人妖姐妹，在見面之前就先發一個短信（簡訊），內容就是「你們可以打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組織，是沒有的」，然後另外一句是「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眾笑〉。然後到了那裡，我們姐妹只要穿著一件旗袍，站在那裡，插著腰，手指著罵他，把這兩段讀出來，大概30秒吧，就完成了整個服務。其實這個台詞的場景來自中

國共產黨的一個傳奇人物，故事中的女主角叫做江姐，她是一個共產黨員，被國民黨的特務抓了，嚴刑逼供，最後從容就義。這個故事後來也編成了歌舞劇、電視劇、電影，很紅的，結果也成了我們人妖姐妹賣淫賺錢的一個途徑，我覺得非常好，完全不介意。然後這個客人也一直有變化的，他最近有多了一個花樣，他有刑具伺候，就是多了一樣東西，大家猜那個刑具是什麼〈某：毛語錄〉，不是，毛澤東對他沒這麼重要，沒有性意味〈眾笑〉。他的刑具就是一個按摩器，他會按摩我們的姐妹，姐妹只要「啊」叫一下就可以了，就是這樣多一個服務，我覺得這也不錯，因為他不斷變化。

另外，最近我們在北京開會的時候聽到一個故事，我覺得非常棒，也是一種性服務。客人要求派一個「仔」，就是男性賣淫的，客人會把自己關到一個房間裡面，要求那個仔來敲門，然後他就問「什麼人」，那個「仔」只要回答他「共產黨」，就完成了整個服務〈眾笑〉。我也覺得很棒，他就用信封裝著700大元從門口塞出來就完成了〈眾笑〉，多好賺啊，這700塊錢。

你們可以反問自己，如果是你們的性伴侶或你們自己要求提供這樣一個服務，恐怕不是很多人能每次都能去滿足別人。玩一次兩次可能還可以，要是每次都要「你們可以打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組織，是沒有的」，對我們的妖客來說，其實就是靠人妖姐妹提供他這樣一個慾望得以實現，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好的事情。我們有一個人妖姐妹說，「其實世界上的男人都是雙性戀，他們不敢找男人做愛，我們人妖就是應付這些雙性戀的男人」。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男人會不會也去找一找試試看！其實，我們賣淫的人群服務大家、給大家這樣的空間，我覺得在每一個社會有這樣的空間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們的慾望去哪兒隨便找一個江姐來呢？不可能的嘛。最近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去一個網站上的聊天室跳舞，跳人妖舞，我們穿著人妖的服裝在那裡跳舞，當

然不露臉，也可以露奶子，也可以不露的。我覺得跳到最高昂的時候，他們會播一些我想不到的音樂，突然就爆發出來「共產黨好～共產黨好～」〈眾笑〉，突然一下就覺得好棒啊，共產黨太好了，怎麼使我得情慾那麼高漲呢？共產黨恐怕也沒有想到自己可以是一個這麼好的興奮的工具，突然把我激發出來。江姐也好，共產黨也好，就是提供了我們這麼好的機會。

其實我們人妖姐妹真的很棒。她們現在還提供陰道交，當然她的陰道就是她的肛門，或者甚至是她的手，她可以用她的手去製造一個陰道出來滿足客人的需要。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很多時候面對她們，我都沒辦法說出話來，沒辦法去講描述她們的服務、她們的心態、她們的一切，我就只覺得她們太棒了，只能說這一句。所以對我來說，慢慢領略到性別或是性器官、性想像，真是無邊無界的，最近特別在我們人妖姐妹身上看到性的空間或是領域，真的是浩瀚無邊的。一般的男男也好，男女也好，這些性服務跟人妖比起來，好像一杯白開水一樣，當然也有他精彩的地方，但是就好像一杯白開水一樣。人妖這一塊實在太好了，它還沒有被定義、被定下來，所以還有很多空間發揮想像，一併發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無邊界的事情。有一位妖客對我們說過，「我不喜歡男人也不喜歡女人，我就喜歡有雞巴的女人」，當然這是因為沒辦法形容那是怎樣一個狀態，他不會講我喜歡一個跨性別的人，那不是他會講的話，但我就覺得，雖然沒有語言講這種狀態出來，但這種狀態非常好，能有不同的空間出來。其實在內地也有很多這樣的妖客，有這樣的需求，真的是無奇不有的服務，給我的感受就是，沒有想像、沒有邊界，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大家聽得很多了，我看到很多走在性愛分家的路上的人，可是性和愛分得很開，反而看見社會上很多不一樣的性需要，比方說，和尚、道士、甚至殘疾人，我們就有一個姊妹專門接殘疾人

的，就覺得跟殘疾人員做愛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覺得很感動，很震撼。還有，靈靈是一個喜歡直男的男孩子，但是性對他來說是第一位，他是為性而活的，從8歲就有這樣的想法，所以他雖然不想變性做女人，但是為了能接近直男，他就去做了一對奶子出來，後來去賣淫，所以他每天可以跟屁股翹翹的、雞巴大大的男人做愛，每天他都覺得好幸福啊，又可以賺錢，對他來說是一舉兩得，一箭雙鷗啊。這是我最近整理出來一些些，當然還有很多很多，我講到這裡為止，大家討論再說。謝謝。

王蘋：謝謝Leo，我想大家也很享受情慾美好的這部份。我們接下來同樣要來談跟性工作相關的組織，台灣的日日春，君竺。

分水嶺之後的台灣妓權運動

君竺：大家好。接在這麼情色風騷的報告後面，很有壓力，我的報告恐怕太沉重或太枯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台灣妓權運動分水嶺之後的發展，我自己以一種站在這個位子上，非常戰戰兢兢，想要邀各位朋友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關注跟繼續參與運動。今年是台北市廢公娼引爆妓權運動邁入第12年，也是妓運由下而上劃開分水嶺的一年。6月行政院做出朝向性工作除罪化的行政宣示，11月大法官做出666號解釋，宣告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罰娼條款違憲，這是底層性工作者用命換來的正義，官姐的死、白蘭的癱瘓，不斷教訓我們歷史不能走回頭路。這是運動創造出來的新契機，但是好像能真正保障底層性工作者的修法之路還很漫長，不只是接下來的兩年，可能是接下來10年、20年，我們更需要您的參與。

講一個鮮明的反例喔，雖然在11月初大法官就已經做出666號解釋，但是在這個解釋文之後不久，我們就接到在台北市流鶯工作的姐妹們開始群起串聯，想要有一些行動。她們行動是因為，雖然行政院說要朝向除罪罰化，大法官也做出罰娼條款違憲的解釋，但是台北市長郝龍

斌兩次公開表達說台北市都會區不允許娼賭，用這個來否定台北市朝向合法管理性交易的可能性。不僅是這樣，從今年7月開始，台北市的警方就在流鶯工作的街區地方連續站崗超過4個月，每天每天去站，為了台北市舉辦聽障奧運會，不惜掃蕩流鶯，假保護婦幼之名，把底層的流鶯、攤販趕盡殺絕。所以對我來講，看到釋憲結果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激動、開心的，更知道邁向了一個新的分水嶺；但是回頭望向台北市的現實，又讓我掉在地上，更讓我去想，接下來這個開展的修法運動到底能不能朝向真正保障底層性工作者前進。因為時間關係，我在這邊會提出兩個面向，大家可以持續關心和參與。

第一個面向是說，我們要堅持除罪化，而不是特許制，我們要的是廢掉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娼嫖都不罰，而不是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罰娼、增加罰嫖，然後才來開特許之門。雖然內政部6月的時候聲稱已經要朝向除罪化來修法，他表面上是這麼說，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草案是持續維持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罰娼暨增列罰嫖，只是開放特許，也就是說，國家政策大原則還是禁止從事性交易，但是地方政府和議會有權特許，在特許範圍內，娼嫖不處罰，但是特許之外，娼嫖都還是要處罰。這就跟之前內政部宣稱集會遊行法已經從許可制改為報備制，可是卻說如果你沒報備，就要繳罰款一樣可笑，表面上集會遊行好像已經是還給人民的權利了，但實際上真正權力仍然掌握在國家手裡。性工作如果被改成是特許制也一樣，表面上性工作者似乎被納入管理，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實際上，能不能被合法、被正式、有沒有被納入那個被保障的範圍，都還是地方政府的議會說了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內政部繼續這個6月提出來的特許草案，那麼專斷的郝龍斌還是可以繼續堅持台北市不適合。那台北市的性工作者怎麼辦？如果是台北市不適合，就算是去了有特許的縣市，可是能不能擠進特許之門也仍然是問題。我想跟大家說，有特許就有不被特許，重點

是誰來決定誰被特許？誰來決定誰不被特許？底層的性工作者是不是還是會被排除在這之外，這是我們堅持要走除罪化而不是特許制的主因。

第二個想要提出來的是，除罪化後營業地點的問題。6月份內政部開始講專區的時候，其實我也聽到輿論上有一種聲音，就是說，在台灣社會我們好像越來越支持性工作者的人權，包括我們也越來越多看到性工作者對社會的貢獻，可是如果今天要營業的話，設在我家旁邊，我可以接受嗎？這個地點到底該怎麼辦？那時候內政部開始講專區，就有很多人覺得不可行啊，好像太招搖太高調了。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回頭來看看台灣在地生活的生存現實是什麼？很多人在想「不可行」的時候，可能是想到荷蘭阿姆斯特丹那種很集中、很招搖、很高調的紅燈區，可是事實上在台灣現存的生活經驗裡面，有很多已經是非常低調的、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共存的性工作營業場所，你可能覺察到或者說你根本沒覺察到。譬如說有一些縣市的場所可能就會聚集在「鐵支路」旁，可能根本不在一般人的生活動線上面；或者有些縣市的營業場所是在商業鬧區的隱密巷弄裡面，你可能天天從那個鬧區經過，去夜市吃東西，但是如果不是性消費者，你根本不會走進去，或是你根本不會發現它，就是說，它並不是一種很招搖的、很張牙舞爪的、會很讓你心驚膽跳的一種存在。我們還可以看到有很多分散的旅館、賓館或小的按摩院、理容院，其實都不招搖，不妨礙社區的安寧。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講，其實我們很想徵求，如果你曾經是性工作者的鄰居，你有一些生活經驗是舒服的或是不舒服的，你可能覺得他們有具體干擾你的或沒有的，我們都會很希望你可以來跟我們連絡。

性產業特區設置地點的問題，日日春覺得需要摸索出台灣各地因地制宜的做法。不同的地方，它的產業特性會因為它的人口組成規模的大小而有不同的容忍方式。什麼樣的邏輯是我們在地已經存在的邏

輯？這是在這個階段日日春會很想要摸索的。因為當我們接觸風化區附近一些居民的時候，其實他們也常常跟我們反應說，掃黃並不會真的解決問題，因為如果這是一個在歷史過程中聚攏的地方，你掃黃了以後，小姐們還是會回來這個地方工作，掃黃並不會真的解決問題。我們也知道有些居民，他們並不是泛道德式的說不要在我家旁邊，要把性工作者趕走，但是也有一些居民有很具體的生活困擾。譬如說，可能會擔心如果有些流鶯聚集在街道上，附近的女性居民經過的時候可能會被消費者誤認。或者是環境清潔的問題，以最近郝龍斌派員警站崗為例，我們後來查出來那個去檢舉的居民其實是受不了流鶯坐在他機車上等客人的時候抽菸，然後抽完菸後就把菸蒂丟在他的機車上面。我們就想說，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具體的來協調、以一些行為規範的方式來互相約束，而是一定要跑去把她檢舉趕走？因為去檢舉，你現在看起來像是把她趕走了，可是過一陣子之後，警察不嚴格，她還是會回來。那要怎樣進入大家真的想要的那個共存狀態？到底日常生活的容忍，大家可以怎樣的互相尊重？那是我們很想摸索的。所以我會很誠摯的邀請大家，如果你現在或曾經是好厝邊，就是你曾經覺得性工作者在你旁邊是好厝邊，或是你覺得有一些困擾的地方，或者你是消費者，或者你的生活動線會經過那裡，你有什麼樣的感覺的話，很希望你們來跟日日春連絡，為下個階段到底怎樣是一個務實的、在地的、可以反映台灣現實的城市性產業，我們一起來努力。謝謝。

王蘋：謝謝君竺。這是在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場也有很多參與的學生、團體，我覺得繼續努力是一定有可能的。我們現在請同志諮詢熱線的喀飛。

再現老同生命 看見慾望歷史

喀飛：各位朋友好，我是喀飛，來自同志諮詢熱線。我們的機構從1998年成立之後到現在，有8個工作小組，分別負擔8個不同的工作項

目。其中「老同小組」也就是老年同志口述歷史小組，是我們2005年成立的第6個工作組，這個工作組成立之後，我們希望可以在老年同志這個部份看見台灣不同世代的同志生命經驗，於是我們選擇以記錄他們生命經驗的故事做為工作的開始。這個工作開始之後，我們用了一些方式，比方說刊登廣告或發傳單，希望能徵求到一些故事，努力了一年之後覺得很挫折，因為沒有任何人願意來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們原本希望有55歲以上的老年同志能跟我們連絡，讓我們聽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但這一年都很挫折，不明白到底為什麼以我們這樣自以為是的脈絡管道方式會找不到老年同志，我們沒想通這樣的連結其實是沒辦法進到可以遇見我們原本想要訪談的對象的空間的。一直到2006年11月，台北的漢士三溫暖的老闆余夫人，我們暱稱她阿嬤，因為他很重要的牽線工作，讓我們開始有了一連串老年男同志大哥的訪談工作，大概前後進行了有10幾位。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些人願意接受我們的訪談，並不是從接到阿嬤的聯繫或是通知開始，很多人其實是漢士三溫暖的余夫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不斷的遊說，最後他們才終於同意。這中間有一部份是對中間連絡人阿嬤的信任和安全感發揮了作用，這過程也讓我們看到跨世代相見的困難，就是說，老年同志從來都是存在的，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跟他們相遇，是這麼困難？為什麼他們不是那麼容易和我們有機會接觸？我覺得這其實突顯了台灣同志社群最嚴重的一個東西，也就是男同志在世代關係裡面的歧視，這種歧視讓這些老年生命被隱藏而進入了另外一個屬於世代的衣櫃。後來我們有一些人到學校的同志社團去分享老同工作經驗的時候，遇到一些讓我們回答不出來的或是啼笑皆非的問題，也讓我們更清楚看到其中的狀況。比如說，有些人問，那我到底要怎麼樣在我身邊去發現或是認識一個老同？我就跟他講，你的問題很像我們去跟學校異性戀老師講時被問的問題一樣，他們

也會問我們說，我要怎麼樣在我的學生或同學當中去認識我生命中第一個遇到的同性戀朋友？我就跟他們講，很簡單，他們一直在觀察你是不是對他們友善。同樣的，我覺得社群裡面有強勢的弱勢、還有資源地位不足的情況下，這些老同的不能出櫃，其實不在於他們自己，而在年輕的世代身上。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在想，到底是誰應該被誰看見？而到底又是誰的眼睛看得見或看不見誰？

第二個我想分享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原來他們比較像是受訪者，然後我們跟他們約定時間，談他們的生命經驗，從他們年輕談到老。後來我們發現這樣的交流是不夠的，於是陸陸續續跟他們有更多的接觸，進入到他們的生活裡，讓他們不再只是受訪者而是有一個真實的生活樣貌，他們的形象也在我們身邊越來越清楚。我們曾經在一個老年bar裡面辦過卡拉OK歌唱，這些大哥都非常愛唱歌。對只熟悉台灣一般gay bar或T bar的人來說，好像這些場所都是夜間營業，可是這個老年bar的營業時間就是白天，是屬於這個老年同志作息的現實，所以活動都是在白天的下午進行。在這個場合裡面，我們就發現他們唱歌的才華或是表演的自在，這個自在也是在我們跟他們越來越熟悉之後出現的。除了卡拉OK跟聚餐之外，我們還辦了一些出遊的活動，過去兩年就辦了三次出遊，我們稱之為「彩虹熟年巴士」，第一班叫做「金法尤物之旅」，金是金山，法是法鼓山，就是我們後來去玩的地方，比較適合一些大哥們的年紀和體力，到郊外去走走。這個活動開始時我們很興奮，大哥們也很興奮，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辦的時候，明明跟他們約八點半在紅樓集合，可是他們到了之後不斷打電話給我，就問喀飛啊你們在哪裡啊，我們已經到了。其實那時候才八點，有些人前一天興奮得睡不著覺，一大早就起來很興奮的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這樣的活動其實有很多意義。過去做為不同年紀的世代，其實在一些場合是被年輕世代所不願意正視的，甚至有很多

人的態度是鄙夷的。過去我們跟年輕朋友談到老年同志的時候，許多人會有第一時間的刻板印象，就說，那他們會不會騷擾我？他們靠近我，是不是就想要勾引我或幹嘛或對我毛手毛腳？這是非常普遍聽到的一種錯誤的刻板印象。但是在我們互動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當這些大哥發現我們可以跟他們走在一起變成朋友時，其實他們非常開心。第二班「彩虹熟年巴士」是今年的春天，叫做「愛礁宜之旅」，礁是礁溪，宜是宜蘭，我們都會用出遊的地名去命名這個活動。我們海報一貼出去，其實不到一天，報名就額滿了，車上40多個座位有25位老同大哥，有10幾位是熱線的義工。上個月底辦了第三次，叫做「靈北之旅」，可能要跟大陸的朋友解釋一下，靈北在台語裡的意思就是「老子我」的意思，我是你老子的台語版，「靈」是台灣有名的一個道場，叫靈鷲山，「北」是東北角。我覺得我們命名這些活動的風格，其實很像這些大哥平常交談的語言跟使用的溝通方式。

當我們跟他們越來越熟，在訪談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聽到很鮮活的故事。我在這邊提出一位玉蘭仙子大哥的故事，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第一，老年同志不是沒有性的狀態；第二，他們對性不會扭扭捏捏；第三，他們描述這些故事是非常鮮活而直接的。玉蘭是一個國小畢業、一輩子都沒有任何正職工作的一位大哥，53歲，瘦瘦小小，平常就是靠賣玉蘭花維生，所以朋友當中就稱他為玉蘭仙子。名為仙子，但他是一個其貌不揚、很不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人，他在三溫暖找伴侶的時候其實更加困難，因為很醜，沒有人喜歡，所以他就會常常陪著喜歡的人喝酒，喝醉了酒就有機會跟他上床。所以他說：「他喝醉了，我最高興。他不省人事，都隨便我舞（玩弄）。」玉蘭講得燦爛曖昧，阿嬈則在一旁虧他：「我知道他很大支。你臉有蓋著嗎？他醒來會嚇到喔，好像做一個惡夢。」我覺得當面對自己外表的弱勢時，他們選擇用一個幽默輕鬆的方式對待。玉蘭仙子就會說：「大支才好。才會body（滿意、夠爽）。」然

後阿嬤就說他：「你不要吹得不能喘氣。」玉蘭仙子則回應：「啊～噎死喔。為那支死，我死也甘願。」還自我解嘲，這是「吃粗飽、撿落粒仔」，撿落果就是比喻撿人家挑剩的，落李子在台語是水果，過熟的水果果粒會從枝上掉下來，過熟啊，那種就是價錢最低，大家不要的，可能水果商會丟掉的那種東西。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只能選擇別人撿剩下的，他才有機會去得到慾望互動的經驗。其實在講他生命弱勢的時候，玉蘭仙子並沒有選擇一個悲淒的態度，他還是用一個幽默的態度來對待，這些語言呈現他的慾望主體時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讓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有很多大哥是禮拜一到禮拜五當異性戀，禮拜六禮拜天才有機會去男子三溫暖、同志三溫暖當同志，他們沒有選擇在社會現實下結婚，或者放棄他們同志情慾實踐的部份，所以也有一些人是退休了、覺得盡到了他的責任、老婆小孩的責任完了，他才開始過他的同志生活。這當中我們也遇到有大哥過世，我們陪伴他舉辦一個以同志為主的告別式的活動，我在那個活動場合裡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原本傳統上應該是屬於家族體系才可以有資格置喙的一個告別式，當原生家庭放棄他的時候，卻由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為他精采的一生舉行追喪告別式。在這個活動當中，我看到同志社群去經營一個家的概念然後面臨死亡的過程，我覺得老同的工作在運動上的意義就是讓更多人、讓我大家，看到以同志生命經驗出發的一個歷史的視野，而未來不再難以想像，過去也不是憑空而來。

在這個訪談過程當中我們看到很多大哥，他們過去的實踐慾望是非常豐富而精采，我們年紀比他們輕，時代比較晚，所以我們的慾望是比較多元或多樣的。但是其實他們過去也有很多豐富有趣的，我也聽到一個大哥講他們40多年前在新公園舉辦一個找人開轟趴的故事，在北投，100多人參加，那是40年前發生的故事，所以說，在這個對話中，到

底是誰跟誰學習還不知道呢，其實我們在老同身上得到了很多東西，謝謝。

王蘋：謝謝喀飛的介紹。接下來就是一個新興的同運團體，也是新興的性權運動團體，好，All My Gay!!!，三個驚嘆號，我們歡迎王顥中。

反思同志運動 串連社會矛盾

王顥中：大家好。先簡單講一下我們團體的成立，我們在今年9月26日辦了一個「又娘又婊好卑賤？語言翻轉只是打嘴炮？：歧視語言的解放與陷阱」的論壇，因為「康熙來了」這個電視節目裡經常使用「娘」或是類似的語言，經過一段醞釀，7月的時候在同志社群中引發了怨忿，也有兩位性別領域的教授公開投書，蔡康永本人也在中國時報寫了一個投書，辯駁像「娘」這樣的字眼的使用並不一定強化歧視。因此我們就辦了一個論壇，邀請不只是性別範疇的朋友，也包括癲瘋病人，也就是樂生療養院的院民，以及王增勇老師，一起討論一些老人歧視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把不同歧視體系範疇的人邀集在一起，做一些經驗的交換，這是我們辦的第一個活動。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我們團體叫All My Gay!!!，其實也是因為一個歷史的偶然。在今年同志遊行前一個禮拜，基督教團體辦了一個反同志大遊行，當天在那邊的基督教會對同志有一個定調，就覺得同性戀是罪，他們愛同志，但是同志的性行為是罪惡的。做為一個同志的主體，我們認為不應該在那樣的一個場合缺席，應該自己出現，有一個對自己的表述，所以我們當天帶了一些十字架，在現場做反制的行動。在那個行動過後，隔一個禮拜就舉行了同志大遊行，當天我們有提出一個行動，覺得同志大遊行做為一個同志運動每年最受矚目的表徵，可是在活動的形式上其實有一個日益娛樂化跟商業化的傾向。雖然每年參加的人數不斷上升，像今年有25000人，是台灣除了藍綠政黨政治動員的遊行之外社會運動人數最多的一個遊行，但是大家會發現，25000人的遊行在

凱道這個政治敏感度這麼高的地方，其實我們一個劇碼都沒有，沒有一個清楚的社運能量。所以我們就在同志遊行發出聲明稿，認為整個同志運動的路線應該要被拿出來討論、辯論，包含商業化。同志大遊行的聯盟裡面有很寬的光譜，從最激進的到最保守的，也有商業團體，像這樣包納這麼多的團體，在面對像是「性與裸露」這個高張力跟衝突的議題出現在台上的時候，大家就被迫要去面對，要想到底我們的同志運動是什麼樣的同志運動，到底為什麼我們會一起出現在凱達格蘭大道上。如果我們每個人想的都是不一樣的話，我們力量的聚集反而不見得可以達到那個政治實力，我們的聚集可能只是一團空氣而已，25000可能只是一個數字而已。那時候我們提出的就是這樣一種思考。

我們其中幾位朋友一直焦慮的部份是，同志大遊行使用的符號一直以來都是，譬如說，同志是驕傲的、開心的、快樂的、歡愉的、嘉年華式的，就是驕傲歡愉的政治形象；但是其實許多酷兒的經歷，像是貧困的、種族主義的、愛滋的、性別焦慮的、殘廢的、移民的、歧視的，也包含在校園當中面臨的各種歧視跟污名，這種邊緣處境以及我們自己並不正向的、消極的、痛苦的這些經驗，要怎麼樣在同志運動當中被看到，並且被拿來當成政治動員的一個可能性？這個是我們要提出來的。

第二個部份就是擴大來談，近30餘年來，所謂的新社會運動在全世界風行，譬如說，少數主義、性別平權、環境保護、反核、爭取動物權、減免第三世界債務等等這些所謂進步的社會運動，一般是被定義為新的社會運動，同志運動跟性別運動大致也會被放進這個運動脈絡裡面被理解。可是這個新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多元主義，這種多元主義是一個宏大的論述，在這個多元的大論述之下，我們的同志遊行是不是要抗拒商業化，我們要怎麼抗拒那個商業化，都是大問題。傳統的工會運動當然知道自己要怎麼面對商業化，那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同志運動在看待商業化的時候，其實我們放棄了過去的一些大論述、分析、結

構，而在多元主義和放棄大論述這個前提之下，反而讓我們自己的領域成為各方勢力競逐的場合，讓我們的每一個鬥爭，譬如性工作者或各個不同的性少數族群所面臨的鬥爭，變成是非常片面性及個別性的。

這種新社會運動模式，多元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模式，缺乏統一綱領的政治，往往出現一個問題。2008年底金融風暴從美國爆發，席捲歐洲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蓬勃了30年，在美國發展的新社會運動其實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完整的訴求去回應這種整個社會、國家或是世界全球化所面臨的資本主義危機。那到底我們各個個別在各地作戰的，包含像性別、環保、人權、人道主義這些新興的社會運動，我們有沒有義務來談一談、回應一下目前整個社會的處境？其實在現實中發現，在金融風暴中倖免的並不是進步社會運動或是新社會運動近30年來蓬勃發展的這些國家，反而有機會倖免的是中南美國家，像古巴、玻利維亞、厄瓜多瓦等國家，這些由左派政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比較有機會，他們對資本主義抱持著批判的立場，同時他們比較有機會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危機底下稍微有一點倖免的可能性。

那好，回過來談，我們All My Gay!!!成員在過去的一些討論引發了一些焦慮，我們在思考未來能有怎樣的行動時也有焦慮。當我們處理性少數族群在台灣社會做為一個矛盾的時候，每個人個別的處境（包含性工作者工作的處境或是同性戀的處境、我想要做愛卻沒有人可以做愛的這些處境），我們要怎麼樣去創造一個論述，讓每個人可以同時也看到其它的社會矛盾？在同一個國家底下、同一個結構底下的其它社會矛盾，跟我們這些多元性別矛盾主體的社會矛盾，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關聯？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去跟勞資關係，國家跟勞工的關係，甚至是跟環境、藍綠政治矛盾等等多重的矛盾對話？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們放在同一個基礎的平面上，試著展開一些對話，互相看見，進而找到聯合作戰、串連跟集結的可能？這是我們開始在討論的事情。

過去同志團體在台灣的社會運動中其實從來沒有缺席過，包含像是新移民的運動、環保的運動，其實同志團體、性別團體、愛滋團體從來沒有缺席過，可是我們所想要強調的是，不只是互相支援而已，不只是我們互相認識而支援，而是有沒有一種同路人的概念？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論述去把這樣的觀念創造出來，把在結構底下我們到底是什麼位置作戰，而且我們為什麼不能割捨彼此，並且在這些位置上面我們必須要看見彼此，然後一起往前進，不能夠只把自己的議題當成是唯一重要的議題。唯有這樣子串連在一起，才能夠繼續往前進。謝謝。

王蘋：好的，我想我們除了運動的分享以外，今天也提出了我們在運動上連結的可能性以及前進的方向，等一下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討論。最後一位是大汗，他是台灣兒少法29條研究會的組織者，這個團體不是研究法律，而是批判法律，批判惡法。在台灣箝制性權有三條很爛的法，就是君竺提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以及前面有人提到的刑法235條，大汗要講的是兒少法29條，也是凝聚了很多血淚受害者的法條，但是也生產出來抗爭的實力。我們來歡迎大汗。

以兒少為名的言論檢查和嚴峻執法

大汗：各位好，「兒少法29條家族」組織成立於2006年的6月。我們會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我當時在雅虎奇摩的知識家上看到有很多人問，他觸犯了兒少法29條，他該怎麼面對警察的傳喚或日後的法律訴訟等等，於是我就開始跟第一位所謂來求助的人用MSN交談。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當初在設置時就有定義：透過電子媒體或是電視、電腦、廣告，只要刊登、散布、甚至暗示足以使人為性交易的訊息，就是觸法，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還可以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是一個非常嚴苛的法條。

我當初接觸到的第一個案例是，他在UT網路聊天室裡用了一個比較具爭議也就是有點性暗示的名稱跟人家聊天，對方當然也包括警方

在內，在MSN上跟他聊，聊完了就直接跟他約地方見。中間聊的時候，警方跟他問了價錢、時間、地點，都是警方主動問：你要去看電影、吃飯、賓館吹冷氣，三選一？那是警察開出來的條件，一般人當然不可能會選前面那兩項，所以這個朋友就直接選後面那個賓館吹冷氣啦。重點是，他後來之所以被抓，不是因為他們見面交易，他們根本就不用見面，這個法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你只要暱稱有暗示、對話裡談了符合條件的時間地點，那就等於你愛也做了、澡也洗了、精也射了、錢也付了。只要網路上留了訊息，打了一些字，就觸法送辦，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法條。

這個法律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它說這樣的嚴刑峻法是為了保護兒童及青少年不接觸到這類訊息，法條著重的是兒童和青少年，可是法條所適用的對象並不是這兩個人口群。因為我們在後來很多案例發現，成年人之間的對話也不可以，未成年人自己留言也不可以，談到付費交易的不可以，直接說不花錢的也不可以，反正就是不可以「談」這類的話題。這樣一來，網路上幾乎所有的調情打屁都有被起訴的危險了，網民之間連開點葷腥玩笑都不行了。

當初我發現這個問題後，就跟那個第一個案例說，我們來成立研究會，從2006年成立到今天為止，有2900多人在我的組織裡面，有一些是後來太傷痛而離開的，但也有一些新案例一直增加進來，水準都維持在這麼多。我們這個組織成立以後，主要是協助網民處理做筆錄的程序，或是面對法律程序，另外我們最重要一塊就是教他們做投訴的動作，也就是說，在接到做筆錄通知單之後，他如果找到我們組織，我就會叫他去政府各單位的網站投訴。比如說，到總統府網站寫給正副總統，或到行政院寫給行政院長，以此類推，以大量的投訴信來增加警方辦案的難度，有一些接到投訴會銷案的，但也有一些沒有銷案的。我們後來做的工作有一項最重要的，就是要教導網友們法律知識，壯大他們對抗

警方惡法的勇氣。其實這點是最難做的一點，因為剛開始，警方偵訊有很多瑕疵，我們是告訴我們的族友，要以投訴方式來對抗檢警，但是很多人都勇氣不足，不敢做。事實證明，幾乎只要29條有投訴的，勝還率大概差不多是70%，就是不用面對檢察官、繳罰款或背前科了。

29條的工作做了差不多半年多，警察就不再抓29條了，因為遭到很多投訴抗爭和投書爭議，於是警方就轉向用刑法235條來抓妨害風化，主要是針對網路上的論壇貼圖。譬如那時候抓很多的是維克斯網站，在成人話題區或者貼圖分享區，不管是同志、非同志貼的圖、抓的圖、寫的文章，通通會被抓。刑法235條到現在是我認為一條很難鬥的法律，因為認定觸法與否的權力在警方手裡，沒有任何文字詮釋的空間，勝還率只有50%左右。有時候也是因為那個貼圖實在是太明顯了，有一些連馬賽克都沒有，但是我唯一提出的疑問是說，這些成人的貼圖的論壇明明是當初網站就設計好的，也有設置警示標語，說明其中的成人或露骨內容，我們只是進去使用，那為什麼是我們消費者有事？

現在最難做的還是刑法235條這一塊，我們目前做的工作就是持續和立法委員連絡，看藍綠兩黨哪位立法委員會理我們。像之前有開過記者會的就是黃偉哲委員，他幫我們比較多，其它的委員就沒什麼回應。我們這個組織，剛才也有其它前輩提到感覺挫折，我們也覺得蠻挫折的，有很多個案是我們搜尋不到的，因為他們沒有主動來找我們，有些個案是我們搜尋到，但是我們也只能幫他到某個地方。因為，第一個，因為是和性有關的案件，個案往往覺得羞恥，自己勇氣不足，沒力氣打下去；第二個，個案涉案的程度比較複雜，因為性的污名，很多個人的慾望和動機也講不清楚，不容易幫得了忙。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日後的工作是，如果在座有些對法律有比較好的見解或是願意幫助我們組織的人，可以加入我們，我們沒有錢，都是大家義務提供點子諮詢，就完成一個官司。我們目前就是這樣，謝謝。

王蘋：其實針對台灣這些箝制我們性言論的惡法，民間團體有連結成立了一個叫做「8029235」的網站，針對的就是罰娼的社會秩序維護法80條、以兒少為名箝制網路言論的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以及大肆限制情色言論圖像的刑法235條。因為有這些爛法，警方就可以濫權，來來往往，誘導你、引誘你、勾引你寫出對你不利的言語，形成記錄，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法律動作。大汗他們就很厲害，會指導受害者一些高招，一直寫投訴，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每個單位都收到信，針對法律問題、警方態度問題，提出質疑投訴。收到投訴，警方就要處理，多到不行的時候，警方也承擔不起，就不理你了，你就成功了。好，我們趕快開放問問題。

問題與討論

陳柏豪：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台大女性研究社的前社長，今年同時參加了同志大遊行的籌備志工和All My Gay!!!的活動。因為這一場是台灣社會邊緣運動的一個對話，所以我自己想要有點回應。我覺得台灣，不管同志運動也好、性別運動也好，其實在出發的時候，如果以同志運動來講，它在1990年代發跡的時候就是從學運論述和很多大學生的形象出發，操控同志運動主流的群體因此站在一個和媒體論述一致的位置，批判比如說賣淫的男同志或說新公園那些黑暗角落的男同志，強調男同志是我們這個樣子，不是他們那個樣子，而且會覺得男同志是和一般人一樣的。我覺得這種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同志社群內部所謂的世代斷裂。那我很高興熱線的老同小組現在回頭來做這樣的重要工作。另外，包括像是性別運動中，主流女性主義對於底層性工作的反動與剝削，這些其實是主流女性主義在建制自我的過程當中，把非常多的非我族類的群體劃了出去，然後站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下面不曉得踩了多少屍骨，就是令人感到心寒的。我覺得有一點很值得提的，儘管被排斥，被主流劃出去，這些團體一直都很能夠面對自己被排

斥的羞恥感，然後願意正視它，積極站出來重新詮釋自己。這些非主流群體願意出來詮釋自己、自己出來發聲的過程中，才會讓性別運動在台灣一直有很大的能動性。如果同志運動只是要讓台灣社會看見有同性戀的話，那其實從1990到現在都看了20年，也看膩了。在一個遊行場合，有跨性別、SM、性工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團體，包括殘酷兒，有這樣一群團體出來告訴你們，還有更多更多你們需要看見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同志運動才會一直有它的動力在。謝謝。

積丹尼：我一直佩服十夜那麼勇敢的講這些事情，我很好奇，要怎麼樣才可以跟你一樣勇敢的說出來。謝謝。

林純德：我想問Leo，在香港女性性工作者有個概念叫「一樓一鳳」，男性性工作者是不是叫「一樓一龍」呢？還是有另外其它概念？還有「妖客」，我也很喜歡「人妖」這個詞，因為太棒了，人妖應該要變成一個範疇，把那些C的啦、扮裝的，通通把他給籠絡過來，成為一個非常鬆散又勢力龐大的族群。但是我們現在提到妖客，我記得以前討論過，喜歡人妖、喜歡第三性的這個sexuality，到目前還處在一個非常模糊的狀態，沒有命名，而這個族群通常也會對外宣稱他們自己是異性戀。我有一個朋友，跟我很好的一個第三性人妖，他就有很多跟他互動的、喜歡人妖的朋友，他也跟這些朋友說他是異性戀。所以在香港那邊，所謂妖客，你們有沒有去探索他的sexuality？另外一個小小問題問君竺，就是之前萬華那邊有一棟大樓住了好多流鶯，集結起來爭取她們的工作權、居住權，還有她們商業空間的權利，那個事件還蠻棒，而且她們自主性集結起來去抗爭。這方面你們日日春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紀錄、評論或討論。謝謝。

A：我是世新性別所的學生，我想問All May Gay!!!的顯中，我剛剛聽到你講基礎上社運應該有一個橫向的聯繫，我想問的是，在策略上我們要達成社運的橫向聯繫，一定有一些所謂的物質基礎，那我比較

好奇的是，同運跟傳統社運的物質基礎，他們之間的共通性在哪裡？謝謝。

十夜：我簡單回答一下丹尼的問題，要怎麼變得這麼勇敢？其實就是不斷的遊戲、嘗試，家裡面的牙刷也可以拿來玩，毛巾加水就可以變鞭子〈眾笑〉。我覺得其實是需要很有創意，就是善用你的生活，也不用再去其它地方找了。加油。

Leo：謝謝純德提問。其實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鳳」原本的意思是男性，但是當然現在社會已經把「鳳」聯想成女的。大家可能想像在香港有女的一樓一鳳，就有男的一樓一龍，但是並沒有，不是絕對沒有，而是非常少，因為女的可以賣淫，大家已經接受了很多年，但男的賣淫大家還不接受，所以你不可能一個男的在一個居住單位下面放個燈，指示說我是在賣淫〈眾笑〉，這是非常不可能的，當然也是我們需要再去開發的地方。另外，我剛才講的那些慾望的例子是內地的，香港的例子很少，因為香港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地方。我其實覺得我在內地開發了我很多性的能量出來，但是香港卻是一個我覺得很苦惱的地方，就是太保守了。我們講CD也好，TS也好，人妖也好，都沒有什麼空間，特別是在賣淫這一塊。不會沒人喜歡，但是你要在香港做賣淫就是非常困難。我覺得內地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在性文化方面沒有很多教育，但是出來的空間很大很大很大。就這樣子。

君竺：純德剛剛講的問題其實也正是我一開始講的。假如今天除罪化之後，到底性工作者可以營業的地方在哪裡？萬華的那個事件其實也是我們協同在萬華的一些流鶯姊妹推動的，她們在一棟大樓裡工作，過去的居民主委對她們還算比較友善，可是最近這一兩年上任的主委對她們有很多的歧視，沒有經過社區大家共同進行討論，就會為了斬斷她們生路做一些事情。打個比方，有些姊妹會站在防火牆那邊等候客人，基本上她們不會主動去拉客人，就只是在那邊等候客人，可是這個主

委就很生氣，所以就想在防火牆加柵欄擋住，不要讓小姐站在那邊。可是一旦在防火牆裡面加柵欄，事實上也對居民的安危非常恐怖，對居民來講，真的發生火災的話，也會對他們造成影響。因為這棟大樓的歷史也蠻久，所以有一些居民也跟小姐一起抗議這個主委的專斷獨裁。可是我覺得這還只是第一步，事實上裡面還會有更多複雜的、不同的居民利益在裡面，我自己接觸一些居民的時候，我覺得大家的心情是複雜的，有一些居民是同情小姐的，但有些居民是希望很具體的生活協調上面做改變，有一些居民會對老舊社區能夠都市更新有期待，他會對這群姊妹可能造成地價影響的問題等等很關切。這裡面還有很多可以仔細去討論的，我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顧及到性工作者的生存利益，又可以照顧到居民生活的公共利益？所以我還是要再度徵求，日日春從今年開始全省走透透，你可以想像在鄉鎮區跟都會區的性產業風貌不一樣，在地怎麼樣和居民相處也會有不同的容忍度。所以我要再度徵求，如果你曾經是或現在是她們的好鄰居，或者你也有真的覺得不舒服的地方，很希望你們會讓我們知道，讓我們一起去面對台灣更複雜的現實。

王顯中：性別所的朋友問了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不過我不太清楚她想問的那個物質基礎指涉的內涵是什麼東西。任何運動上的連結當然需要物質基礎，運動團體在做行動考量時，你的群眾選擇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們是不缺乏那種把很多議題串連起來的群眾的，比方說，很多原住民同志在面臨家庭問題的時候，跟新移民面對家庭問題的時候，都被國家同樣管控，面臨到相當程度的共同處境，這些東西必須要被挖掘出來。還有，我們在許多運動團體裡要對抗國家這個概念，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反娼、不反娼，女性主義跟酷兒的這些論辯當中，其實已經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鬥爭或者學院鬥爭了，因為這些反娼的女性主義流派已經掌握了國家機器，它已經進入到行政院婦權會，進入到

國家機器裡面，你要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你要看到她們的位置已經不同，她們其實已經掌握了國家。所以我覺得是要從一些基礎來談我們的共同敵人，以及我們要共同對抗的東西，那並不是很抽空的說我們要串連、我們要互相扶持這樣子而已，而是我們自己談議題的時候永遠不可能只談單一的議題。畢竟，可能我們自己是男同性戀者、男雙性戀者，我們可能同時也是勞動派遣者，我們未來可能面臨失業問題，就是說，我們每個參與運動的人本身就有多重的身份，我們所遇到的一些群眾、選擇的一些群眾，其實要從一開始就去主動創造能夠互動跟連結的機會出來。

王蘋：我也回應一下，我覺得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要看我們的對立面是什麼狀況。ALL MY GAY!!!一直在連結跨界，他們每個議題都參與，他們在教育啦、兒少啦、婦女啦、還有勞工議題上發言的時候，都站在最前面的第一線，相較之下，我們還在這裡死守某一個身份認同，好像我只做男同志議題，我只做女同志議題。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看到，在那個社會結構背後，我們是互相牽連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好，我們再開放提問。

謝臥龍：我剛剛聽到喀飛在講「老同」，我的年齡層都已經被包括了，心裡面有點難過，可不可以改成「熟同」？〈眾笑〉謝謝。

洪啟明：我要感謝大汗先生做了這個服務。因為我有個朋友他兩三年前在網路貼了色情照片，兩三年前貼的也被警方抓去問，我猜他是刑法235條，所以後來也被抓進去了。在這過程之中，因為他很焦慮，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我問了何老師有沒有幫助人的電話，她給了一個電話，我想應該就是你們這個組織，很謝謝你。另外我想提出來另外一個惡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我覺得這個法也非常恐怖，舉幾個例子，我做的是同志搖頭的研究，有一個案例就是有一個男同志在網路上找人一起去舞廳搖頭，很不巧的，他遇到了警察，警察就跟他說，「我身上

沒有東西耶，你可不可以幫我調？」這個人就同意幫忙，也講好多少錢一顆，到了舞廳外面交易的時候他就被抓了，因為交易毒品，他被起訴了7年2個月，這是非常恐怖的。另外一個案例是，警察現在在舞廳外面，為了抓毒品的業績就可以先布局，譬如說，一群人走在舞廳外面，他們身上其實沒有帶毒品，但是警察為了可以臨檢他們，就隨便在地上佈了一個白粉的塑膠袋，不知道裡面是不是鹽喔，警察就以這個白粉的袋子為名，可以搜每個人的身。另外一個更恐怖的案例是，警察抓到了一個藥頭，就從這個藥頭的通聯紀錄裡，把一堆跟他有過密切聯絡的人都叫去警局驗尿。我想這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一個恐怖惡法。謝謝。

小莫：我是熱線諮詢小組的小莫，我想邀請大家一起來寫出自己的故事。從寫出自己的故事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生活中我們有那些被壓迫的部份，因為我們現在聽到很多故事都是其它人的故事或是引言人的故事，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有更多故事或經驗都是自己被這個社會、被這個大型結構壓迫的，我覺得當我們每個人把自己的故事集結起來的時候，我們走出這個研討會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更多的運動路線跟可能性。謝謝。

H：大家好，我只是要回應一下喀飛的部份。其實當初在老同小組這部份，那時有分男同志跟女同志，分別是做深度訪談跟生命故事的追溯。有點可惜的是，今天只有呈現熟年男同志的部份，對於熟年女性，甚至是進入到婚姻家庭的女性，在同性戀身份這個多重弱勢的身份上沒有機會看到，是十分可惜的。謝謝。

王蘋：我建議我們台上就一起回應好不好，從最遠的趙建剛開始。

趙建剛：有關喜歡第三性的問題，其實何春蕤老師已經提出過一個詞，叫做「跨性戀」，這個概念可能比較好解釋或豁然打開一個新的思路。在跨性別的性gender and sexuality這方面，其實還有很多的誤解和

刻板印象，所以也是呼籲在場的各位專家學者，在場的各位朋友，不管你是LGBT還是直人，尤其是大陸來的幾位學者，希望能更多關注跨性別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共同來推動跨性別，從保護人權、預防愛滋，方方面面在大陸進行工作。我還希望說明一點，跨性別的身份有多元性，同時有流動性跟隱密性，剛才最後那位朋友提出大家可以寫出自己的故事，我也呼籲跨性別朋友多寫出自己的故事。謝謝。

高旭寬：我也很喜歡午夜藍的Leo的說法。台灣跨性別的族群有沒有所謂的跨性戀？其實是有的，我們皓日專線有接到很多來電，來電者的需求就是交朋友，可是你再深入去問，他的交朋友其實有些是包括想上床，是有情慾交流的這部份，而且這情慾的交流不單單是找一般男女上床，而是他們想找的對象或他們自己本身就是不男不女或又男又女的身體或形象。我也覺得跨性別這個詞有點太乾淨了，以我這麼一個壓抑或是太乾淨的立場，是沒有辦法翻轉性別多元跟污名，所以我其實希望有一天，「白色恐怖」或者「戒嚴」這個名詞可以像剛才Leo講的「共產黨」這個名詞一樣，引發一些情慾，那該有多好！〈眾笑〉

十夜：好，我的結語想要說的是對身體的冒險旅行，或是跟伴侶的身體關係。我覺得我的陰道有感覺，前前後後大概是花了有5、6年的時間去經營它，有時候不是很明顯，但是我知道，我就是一直在嘗試。我可能比較衰，花了5、6年，有人不用花這麼久。我只是想說，這些事情不是一蹴可幾的，不是這麼容易可以解套的，所以就慢慢來吧，多做點嘗試。你自己要做的就是辨識自己的感覺。比如說我有一段時間沒辦法做愛，就是不想做愛，可能有很多原因，陰道發炎啊、壓力啊之類的，可是這是很難說出口的，因為伴侶想做愛啊，然後你就不想啊，就會吵架，氣氛很尷尬。這種事情很難啟口，但我還是跟她說了，還好她也相信我不做愛，不是因為不愛她，她相信我有真正的理由。這些都需要對自己做辨識，然後在關係裡和對方做溝通。還有一個東西就是，如果焦慮或

不舒服，就要試著說出來。我相信那個焦慮跟不舒服其實是一種語言，那個語言是需要你去辨識出來的，因為你的身體可能沒辦法說那個東西，或是你還沒辦法理解，但是你可以嘗試著把它跟伴侶說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就是坦承你自己。也許這個焦慮跟不舒服是你身體某個部份打了結的焦點，你去意識到它，去解決它，可能會是解開身體這個地方的契機，你跟你的身體可能反而會有更親近的方式。

Leo：很簡單，性跟情慾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東西，但是無論是自我的情慾也好，朋友的情慾也好，在這方面也是很難打的一場仗，對外或對自己也好，都是要過很多關口。所以我覺得，王芳萍曾經說，可能性工作是一個需要二百年的運動、二百年的戰爭，我覺得，就繼續打下去吧。

君竺：我知道有一些一直支持性工作者除罪化的朋友，在今年邁入這個分水嶺的時候反而開始有一些焦慮，譬如說，我在網路上就看到有一個媽媽留言，說她很早就連署支持性工作者除罪，但是當今年邁入一個分水嶺的時候，她開始擔心將來要怎樣教育她的小孩。我覺得這些焦慮都是真實的，其實站在這個分水嶺上，我越來越不覺得我們的對立面是反娼的婦女團體，反而越來越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想想的事情。如果我們肯定性工作者的貢獻，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她們在我家旁邊，我們憂慮的是什麼？我們擔心的是什麼？我最近看到高雄市的《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電玩遊戲場要距離所有學校1000公尺以上。我記得以前夏鑄九跟我說，以台灣學校密度之高，如果你在都會區規定，離學校200公尺不能設置的話，那大概就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了。我想說，離200公尺都不能設置，那高雄市要離1000公尺，這到底是反映了大家什麼樣的一種心理？站在此刻，我反而會覺得說，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值得去好好看見、好好思考的事情。謝謝。

喀飛：做一個運動長久的長工喔，我每次參加類似這樣的研討會，

安安靜靜，不用吹風曬太陽的場合，我都有一種很大的焦慮。當我們1998年成立同志諮詢熱線的時候，其實是從看見青少年真實生命的經驗的狀態，來開始我們的工作。現在在老年同志小組的工作經驗裡，小組裡面參加的人可以簡略的分成兩種，一種是對中年同志有興趣的年輕朋友，一種是自己面臨中年議題而且已經超過40歲的這些朋友。所以說，這些事情都是自己很真實的狀態，而每一個生命經驗都是在我們做運動的時候更真實更貼近這些草根吧。

王顥中：補充一下，剛才提到同志遊行裡的商業團體，我還是強調一點，我相信商業團體就是市場考量，那既然市場存在，商業團體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也就是說，今天同志運動就算把商業團體全部割開，他們也會自己搞自己的，那些需要嘉年華式的、需要娛樂的那些同志並不會因為沒有了那些東西就無依無靠，其實商業團體還是會去創造自己的商業王國，會去創造自己的市場達到它的利潤，把它的利潤最大化。所以那個部份是一定會存在的，我們根本不需要去討論它，真正要討論的反而是我們要怎麼面對它，既然那塊餅是存在的，我們要怎樣去利用那個東西，我們怎麼樣去利用它能帶來的一些人羣，我們怎樣藉由商業的娛樂性帶來的一些人潮，轉化而成為政治動能的來源。但是這部份也是很明確的，那就是對我來講，商業團體或是一些明確以商業力量為考量的團體，不可能是我們運動的伙伴。

大汗：謝謝。最後我想給大家幾個問題來思考。第一，我們的網路人權到底需不需要受到尊重？第二，難道網路人權就不能跟保護兒少取得一個平衡點嗎？第三，為了保護兒少，我們可以允許一個無限上綱的惡法存在嗎？謝謝。還有最後補充，如果遇到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29條或刑法235條，請不要慌張，請來找我，謝謝。

王蘋：今天非常感謝台上所有運動者，還有台下更多的性／別邊緣運動者，來跟我們分享。這樣一個報告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們面對的包

括宗教保守勢力，更多的是社會的偽善，在台灣還面臨了一些惡法作用在我們身上，這是一個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我們都是其中一份子。我不覺得我們一定要手牽手一起走，然後一定要尋求什麼最大的共同點，這是不可能的，我認為我們應該要互相聆聽對方在搞什麼，我們彼此可以批判，也可以結盟，但是我們往前進的方向我們自己要抓清楚，我相信我們在這樣討論後可以摸索出而且找到盟友，一同前進。謝謝大家。

（騰稿—邱佩珊）